

桂冠译丛

# 神圣的夜晚

*La Nuit Sacrée*

[摩洛哥] 塔哈尔·本·杰伦 著

Tahar Ben Jelloun

黄蓉美 余方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  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# 神圣的夜晚

*La Nuit Sacrée*

〔摩洛哥〕塔哈尔·本·杰伦 著

Tahar Ben Jelloun

黄蓉美 余方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  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8-4297

Tahar Ben Jelloun

**La Nuit Sacrée**

© Editions du Seuil, 1987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神圣的夜晚/(摩洛哥)塔哈尔·本·杰伦著;黄蓉美,  
余方译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8  
(桂冠译丛)  
ISBN 978-7-02-014226-2

I. ①神… II. ①塔… ②黄… ③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 
—摩洛哥—现代 IV. ①I4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87683 号

责任编辑 朱卫净 何炜宏  
装帧设计 李 佳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 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 
邮 编 100705  
网 址 [www.rw-cn.com](http://www.rw-cn.com)

印 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85 千字  
开 本 889×1194 毫米 1/32  
印 张 4.375  
版 次 201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 
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4226-2  
定 价 2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## 开场白

如今我已年迈，可以坦然度日。我要说话，卸下言词和岁月的重负。我稍感疲惫。岁月的重压尚能忍受，而负担最重的是埋藏在心底、我长期缄默和掩饰的那些事。我哪里想到充斥我记忆的沉默和探究的目光竟如沉重的沙袋，使我步履维艰。

我花了不少时间才来到你们中间。好人们哪！广场总是让我团团转，好比一个人昏头昏脑，找不着出路。一切依旧。天没有变，人也没有变。

我很高兴终于来到这里。你们是我的解脱，是我眼中的光明。我有许多好看的皱纹。额上的皱纹是真相的磨难留下的印记。它们是时间的谐音。手背上的皱纹是命运纹。你们看，这些纹路纵横交错，标志着命运的历程，描绘出一颗流星坠入湖中的轨迹。

我的故事就写在那上面：每道皱纹代表一段历程，或是一条冬夜走过的路，晨雾弥漫中的一股清泉，或是林中的相遇，一次决裂，一座坟墓，一轮似火的骄阳……这左手背上的是一道疤痕；有一日死神曾在这里盘桓，并递给我一根杆子，也许为了拯救我。可我推开了它，并且转过身去。只要不妄想让江水改道，一切就都很简单。我的故事既不惊天动地，也不悲切凄婉，只是非同寻常而已。我战胜了一切暴力才赢得了激情，成为一个难解的谜。我在沙漠里走了很久；我曾在黑夜里踽踽独行，也曾把悲痛强压在心底。在那些最美好的日子里，似乎一切都风平浪静，而我却清醒地感到了潜在的凶险。

好人们哪！我要告诉你们的事情似乎是真实的。我欺骗过，爱

过，也背叛过。我四处漂泊，经历过岁月的风雨。我经常远走他乡，我是世间最孤寂的人。我在一个秋日步入了老年，而脸庞却回到了童年，我是说它显出了我曾被剥夺的孩提的纯真。请你们回忆一下！我曾经是一个来历不明、身份含混的人。我屈从一个因没有儿子而感到屈辱和自卑的父亲的意志，被迫女扮男装。你们知道，我在他心目中就是那梦寐以求的儿子，其他的情况，你们中某些人已经了解；其他人也已从各种渠道略知一二。胆敢讲述这虚无缥缈的沙土之躯的经历的人都遇到了麻烦：有的人失去了记忆；有的人险些失去灵魂。你们听到过一些传闻，但那并不很确切。即便是身陷囹圄，与世隔绝，我也能知道外界的动态。我既不惊恐，也不慌乱。我很清楚，我虽然销声匿迹，但我的经历足以让人们编出许许多多荒诞不经的天方夜谭来。然而，我的经历毕竟不是故事，因此我必须澄清事实，向你们揭示埋在那座深宅大院内一块黑石下的秘密，这个宅院坐落在一条封闭在七扇门内的小巷深处。

## — 现场见闻

一番忏悔之后，说书人又不见了。没有人试图挽留他，或者和他探讨。他起身收起那些经月光漂洗已发了黄的手稿，头也不回地消失在人群中。

听他讲过故事的人此时都惊得目瞪口呆。他们不清楚这位一向深受爱戴的名艺人今天是怎么回事。他开讲了一段以后就撂下不管了，不是接着往下讲，反说他不该讲这个故事，因为他是个被灾星缠身的人。

有些听众已不像原先那样着迷。他们疑惑不解。他们不喜欢他这种失魂落魄、默默无语、像是在期待什么的神情。以往他们总是全神贯注地听他说，可如今却对他失去了信任。他们确信他已失去记忆，只是不敢承认而已。这个说书人诚然已记忆衰竭，但却不乏想象力。请看证据：他仿佛突然从沙漠中走来，脸晒得黝黑，嘴唇因炎热与干渴而开裂，双手因搬运石块而变得粗糙，声音沙哑，仿佛喉咙遭受了飞沙走石的侵袭，两眼凝望高远深邃的天空。他似乎同高栖于云端宝座之上的无法看见的某个人在谈话，他朝向他，像是请他作证。听众追随他的手势和眼神。可他们什么也看不见。有人想象那是一位骑骆驼的老者，他挥手表示不愿听艺人的叙述。

他叽里咕噜说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。这并不奇怪。他讲故事的时候经常夹杂一些不知属于什么语言的词汇，还居然能巧妙地让人明白他的意图。大家也都笑了。可是此刻他尽说一些断断续续不连贯的句子，舌头像许多拌有唾沫的小石子在滚动，而后又打起结来。说书人

羞红了脸，他明白他并非丧失理智——他并不迷恋理智，而是丧失了听众。有一对夫妇一言不发地起身走了。接着有两个男人也嘟哝着拂袖而去。这是不祥之兆。布沙依布的听众从不中途退场。他们从未不欢而散。他把目光由高远的天际移到退席者的身上，悲哀地望着他们离去；他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走，为什么不愿听他说下去。他们不再相信他了。这叫他无法接受。身为说书大师，大广场的一代名优，他曾是国王和王侯们的座上客，新一代说书艺人的宗师，而且还在麦加圣地待过一年，他怎能去挽留那些离席的听众，或者请他们回来呢。不，布沙依布决不低声下气，屈尊俯就。“让他们去吧，”他心想，“我的忧伤没有尽头，它化成了一袋石子，我将背负它直至进入坟墓！”

我站在那里，裹在旧长袍里注视着他，一言不发。我该说什么才能表达我的友情呢？我须怎样动作才不至于泄露其中的奥秘？何况我自身又是这奥秘的具体体现！我知道得太多，我在这儿露面也决非偶然。我从遥远的地方归来。我俩的目光相遇了。他的眼中闪烁着令人畏惧的智慧的光芒。他的眼神如痴如醉，难以捉摸。他顿住了。他认出了我就是那不幸年月里幽灵的化身。他倒背双手，来回踱步。我却镇定自若，像贤人般耐心等待。他越来越不安地凝神注视我。他是否认出了我？他从前并未见过我。不过他曾想象过我的脸、我的轮廓以及我的气质。那是一个充满幻觉的年代。在他的构思中，我是倔强的，难以把握的。疯狂已在他的记忆里扎了几个窟窿。疯狂或者欺诈，反正都一样。

随着岁月的流逝和人生的波折，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令我惊奇、让我反感的了。我于前一天抵达马拉喀什城，决心见见那位因讲述我的故事而断送前程的说书人。我凭直觉来到了他所在的广场，认出了他的听众。我等着他，如同人们等待一位背信弃义的朋友或一个有罪的

恋人。我在谷物市场楼上的一个房间里宿了一夜，屋里满是尘埃和骡尿味。我在晨光熹微时醒来，在清真寺的池子里洗了脸。什么都没有变。一切还是老样子。长途汽车站里黑洞洞的，犹如烘面包的烤炉。咖啡馆依然没有门。侍者的胡子刮得很马虎，身上那件礼服熨了大约有上千次，油渍斑斑，亮晶晶的，头发油光可鉴，蝴蝶领结有点歪。这个侍者也装作认出了我。对顾客直呼其名是他的职业习惯。他总是那么自信。他朝我走来，像个老相识一样招呼我：

“一杯热腾腾的桂皮咖啡，外加一块玉米饼，法蒂拉大妈，老规矩……”

他走了，我甚至来不及对他说：“我不叫法蒂拉；我讨厌咖啡里放桂皮，也不喜欢你的玉米饼，而爱吃大麦饼……”

我在一个沙乌亚地区的长途卡车司机身旁坐下吃早点，他吃着蒸羊头，一面喝一大壶薄荷苦艾茶，吃罢连连打了几个饱嗝，一边感谢真主和马拉喀什赐给他如此丰盛的早餐。他望着我，似乎想同我分享他的快乐。我微笑着挥手驱散迎面飘来的印度大麻烟的烟雾。一个骑轻便摩托车的少女从我们跟前驶过，他捋了捋小胡子，那神情仿佛在说：在这么顿美餐之后，若再有位姑娘作陪，最好是黄花闺女，那就心满意足了。

他剔完牙，把头骨架扔给了一群小乞丐，他们挤到一个僻静处，大嚼起残羹来。卡车司机上了车，掉转车头开到咖啡馆前：

“下星期见，夏洛<sup>1</sup>！”他朝侍者喊道。

走出店门的时候，我问侍者这是什么人。

“一个粗人！他自以为可以随心所欲。见我这套衣服太肥，他就

---

1 夏洛：英国喜剧演员卓别林所创造的一个可笑的人物。

管我叫夏洛，他把餐桌弄得肮脏不堪，还随地吐痰。可他还自以为是招人喜欢的美男子。这都是因为有一天一个来旅游的德国女人上了他的卡车。他们干了一些肮脏的勾当，完了他整整吹嘘了一年。从那时候起，他来去经过这里都要停下来大嚼一顿羊头肉。您瞧，法蒂拉大妈，这号人最好永远不要下车……”

广场上空无一人。犹如剧场里的舞台，人物将陆续登场。首先到达的是一些来自撒哈拉沙漠卖各种粉剂的商贩：五香粉、散沫花粉、野薄荷粉、石灰、沙子和其他一些精心研磨成粉末状的神奇的东西。接踵而来的是旧书商，他们把一些发了黄的旧书摆在摊上，并点燃了香。

也有的人什么买卖也不做。他们席地而坐，盘起双腿等待着。说书艺人最后到达。他们各有各的规矩。

一个干瘦的高个子男人开始解缠头巾；他抖擻了几下，一些细沙子从上面掉下来。此人来自南方。他在一只胶合板的小箱子上坐下，尽管一个听众也没有，却径自开讲起来。我远远看见他在自言自语，指手画脚，仿佛听众已围成了圈，坐得满满当当。我走过去，听见他正说道：“一群狗正在舔时光的味道。我转过身去，我看见了什么？你们说说，忠实的伙伴们，猜一猜，好人们，我面前那位骑着银色母马、威风凛凛、神气十足、身经百战的美男子是谁？时光淡而无味。面包也不新鲜。肉变了质。骆驼奶油有了哈喇味……像我们的时代一样有哈喇味。哦，过路的朋友……据说这就是生活，可是突然，孤独的秃鹫冒了出来……”

我是唯一的听众。他打住话头朝我走来，用推心置腹的口气对我说：

“假如您在找什么人，我可以帮忙。再说也许我就是您想要找的

那位。我的故事很动人。现在开讲为时尚早。我再等一等。您要找的是儿子还是丈夫？要是找儿子，他大概在印度或者中国。要是丈夫么，更好找一些。他想必上了年纪，上年纪的人喜欢在清真寺或者咖啡馆里消磨时间。不过我看您对两者都不感兴趣。您默默无语，说明……说明什么？啊！说明您心底藏着一个秘密，您不愿意再被人打搅。您是那种重视荣誉的人，不喜欢跟人饶舌。朋友，那么您走好，我招呼听众去……”

我头也不回地走了，因为我注意到一个年轻人正在打开一只箱子，动作优雅利落。他从里面拿出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，一边拿一边还评头论足，仿佛要再现某人的生平、某一段往事、或者某个时期：

“我这儿有几件人生历程片断的见证。这只箱子好比一座房子。它曾经容纳过好几个人的衣物。这根拐杖已无法充当岁月的见证。说不清它已存在了多少年，它原本是古老的核桃树上的一根树枝。它大概为不少老人和独眼人引过路。它沉甸甸的，但并不神秘。现在请看这块表。上面的罗马数字已经很淡。短针停在了中午或午夜12点，只有长针在转。表面已经发黄。它的主人是生意人、征服者还是学者？这些七零八碎的鞋又是怎么回事？它们是英国制造的，主人穿着它们，走过那些不沾泥、不带土的地方。您再瞧瞧这个白铜水龙头。这准是某个大户人家的。箱子不会说话，那么只有我来问它了。现在请看这张照片。上面留下了岁月的足迹。这是一张全家福，写明‘1922年，摄于拉扎尔’。中间那位是父亲——也许是祖父。他的礼服很漂亮。他两手扶在银手杖上，两眼注视着摄影师。他的妻子缩在一边，看不太清楚。她的裙子很长。一个小男孩穿着旧衬衫，系着领结坐在母亲脚跟前。旁边有一条小狗，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。一个少妇站在那儿，显得有些孤独。她长得很美。她在恋爱，正想着心

上人。他不在此地，在法国或者安的列斯群岛。我喜欢想象这位少妇和她恋人的爱情故事。他们住在盖里茨高级住宅区。父亲是殖民当局的文职监督官。他和本城的帕夏<sup>1</sup>、赫赫有名的格拉维过从甚密。您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来。照片的背面写着‘某日下午好……1922年4月’。您再瞧这串念珠……这上面有珊瑚、琥珀，还有银子……大概是某个伊玛目<sup>2</sup>的，说不定夫人曾把它当项链……这儿是几枚钱币……一个带窟窿的里亚尔<sup>3</sup>……一个生丁<sup>4</sup>……一个摩洛哥法郎……还有一些不再通用的钞票……这儿还有一组假牙……一把刷子……一个瓷碗……一册明信片……我不再往外拿了……把这些叫您厌烦的东西一件件往回放也够啰嗦的……”

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枚戒指，扔到他的箱子里。年轻的说书人仔细看了看，又把它还给了我：

“留着你的戒指吧！这是件稀世珠宝，来自伊斯坦布尔。我看出一些名堂，不过我不想说出来。这是一枚名贵的戒指；它饱经沧桑，满载往事，周游四海。你为什么不想留着它？它莫非是不祥的见证？不，如果你想给点什么，就请打开你的钱包，要不，就什么也不用给。你最好还是请便吧！”

在众人不安的注视下，我默默走出人圈。我常常在路上遇见一些人，他们对我的到来、我的姿态或手势反映强烈。我心想我和他们想必具有同样的素质，同样的敏感性。我并不怨恨他们。我默默离去，确信我们的目光将会在同一激情的驱使下重新相遇。

我正想着这家被零零碎碎从箱子里抖搂出来的法国殖民者的命

1 帕夏：奥斯曼帝国的各省总督；旧时土耳其对某些显赫人物的荣誉称号。

2 伊玛目：阿拉伯语，某些伊斯兰教国家元首的称号或指伊斯兰教教长。

3 里亚尔：阿拉伯也门货币单位。

4 生丁：法国辅币名，等于百分之一法郎。

运，只见一个女人在原地转圈，以便展开那当长袍穿的长长的白裹毯。用这种舞蹈姿势袒露身姿的做法有些淫荡。从她臀部几乎没有节律的微微抖动中，我顿时觉出了这一点。她慢慢举起双臂，胸部几乎也跟着颤动。看热闹的人马上围成了圈。她年纪还轻，而且很漂亮。浅褐色的眼睛大大的，皮肤呈暗棕色，双腿纤细，笑起来透出一股机灵劲儿。她到广场这个男人和几个老丐婆的天下来干什么？我们正在纳闷，她拿出一盘柏柏尔人<sup>1</sup>的音乐磁带放进了收录机里，踏了几下舞步，然后又拿起带电池的话筒对我们说起来：

“我来自南方，来自黄昏，我从山上走下来，走呀走，我曾在枯井中歇宿，我曾穿越黑夜和沙漠，我来自时间之外的季节，我被载入了一本书里，我就是这本从未打开、从未被阅读的书，先人们把它写成，光荣归于他们，是他们派我来告诉你们，通知你们，同你们说，同你们讲。不要太靠近我。让微风去读那头几行字吧。你们什么也听不到。大家肃静，且听我道来：从前有一个以沙漠为家的贝都因民族<sup>2</sup>，他们浪漫、粗犷、豪情满怀，驼奶和椰枣是他们的食粮；在谬误的驱使下，他们臆造了本民族的神夷……他们中有些人担心有失体面，害怕蒙受羞辱，就设法摆脱那些女性后裔；他们让幼女出嫁，或者将她们活埋。这些人被罚永世受地狱之苦。伊斯兰的教义揭露了他们的罪行。真主说过：‘在你们周围的贝都因人和麦地那<sup>3</sup>的居民中，有一些执迷不悟的伪君子。你认不出他们；而我们，我们却能辨认。我们将加倍惩罚他们，他们将受到严厉的惩处。’我今天之所以用韵语隐晦曲折地同你们说话，是因为长期以来，我尽听见一些言不

1 柏柏尔人：北非土著，散居于摩洛哥、阿尔及利亚、突尼斯、利比亚和埃及的部落里。大量的现代柏柏尔人移居西班牙、法国和其他一些地方做工。

2 贝都因民族：中东沙漠，特别是阿拉伯、伊拉克、叙利亚和约旦等地讲阿拉伯语的游牧民族。

3 麦地那：沙特阿拉伯西部汉志区中部省份，有先知穆罕默德的墓地，为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地方之一。

由衷的话，它们并非记载在哪本书上，而是来自那使谬种得以流传的黑夜……”

人群中产生了一阵小小的骚动，有人惊愕，有人莫名其妙。一些人低声嘟哝，旁的人耸耸肩膀。有一人高声说：

“我们是来听音乐和看您跳舞的……这里又不是清真寺……”

一个英俊的青年男子插话道：

“我很愿意听您讲，夫人。您不用去理他们；他们这么说是因为他们同贝都因人沾亲带故！”

另一个年轻人说：

“讲故事就讲故事，不用说教！再说，从什么时候起，女人还没有上年纪就敢这样放肆？难道您没有父兄或者丈夫来管束管束吗？”

这类议论似乎早在她意料之中，她用甜甜的、但带讥讽的口吻对这个家伙说：

“我没有兄弟，你愿不愿意当我的兄弟？要么你就当那个放纵肉欲，以至沉溺在黏糊糊、毛茸茸的大腿中间完全忘乎所以的丈夫？或者当这么个男人，他专门收集淫秽照片，冷寂难挨的时候就拿出来解解馋，压在他那性欲无处发泄的身子底下揉得皱皱巴巴的？啊！也许你是那位被狂热和羞耻断送了性命的父亲，是他这种邪恶的情感迫使你远走他乡，流落到南部荒漠？”

她笑着俯身拾起裹毯的一头系在腰上，请那年轻人拿着另一头。她缓缓地原地转圈，几乎不见双脚在挪动，直到把裹毯全都缠到了身上：

“谢谢！真主保佑你改邪归正！你的眼睛很美；你得刮刮胡子；阳刚之气在别处，不在躯体上，大概在灵魂里！别了……我还有别的书要打开……”

她看见我，吃了一惊，对我说：

“你一声不吭，是从哪儿来的？”

不等我回答，她就扬长而去，无影无踪了。

我真想对她讲讲我的经历。她会把所听到的编成书，并且四处传播。我完全想象得出她会怎样把锁住我故事的门——打开，并且把最终的秘密深藏起来。

我在阳光下昏昏欲睡。一阵冷风夹带着尘土将我吹醒。我不清楚是做了一场梦，还是真正见到了这位少妇，并且听她讲过话。我四周围拢了一圈形形色色的人，都专注地望着我。他们以为我在表演，在假装瞌睡，或者以为我在沉思默想，追忆某一段往事。我很难站起身来一走了事。我睁开眼睛时，他们全都肃静下来，竖起耳朵屏息静听。我决定对他们讲点什么，免得他们过于扫兴。

“朋友！黑夜在我眼皮后面伫留，它曾清理我的头脑，这些日子我的头脑很疲劳。我长途跋涉，风尘仆仆，我曾仰望漆黑的夜空，也曾目睹河水暴涨，我涉过漫漫的沙海，有过徒劳的会晤，那些冰冷的房子、湿润的脸庞，那一路的奔波……昨天一阵风把我吹到了这里，我心里清楚，这是来到了最后一扇门前，还不曾有人开启过它，它是堕落灵魂的归宿，无法为它命名，因为它面向沉寂，通往一座房子，在那里问题一出口，犹如水泥滴在石缝间。请你们设想一所宅院，里面每块石头代表逝去的某个吉日或者凶日，石头间的晶体都已凝固，每颗砂石代表一种思想，也许甚至一个音符。进入这所宅院的灵魂个个赤身裸体，无法欺骗或者伪装，因为那是真理的天地。每说一句假话，无论有意还是无意，都会使一颗牙齿掉下来。我的牙齿还都完好，因为我才来到门口。我若要跟你们说话，便得多加小心。我将走进这座宅院。你们将能见着我。我还会像现在你们见到的这样：

长袍裹住我的身体，并且庇护着我。你们可能看不见那所房子，至少最初见不到。不过秘密将逐渐被揭示，直至最终袒露无余，慢慢地你们也就能进入到里面。朋友，我应该向你们讲述这个故事。我来到这里的时候，正好负责讲述的说书人掉入了陷阱，他盲目轻率，咎由自取。他掉进了沉睡的蜘蛛编织的网里。他打开了墙上的门，却又扔下不管，他消失在江水中，我的故事就搁浅了。我的身子在江水中随波逐流。汹涌的波涛一浪接一浪地把我卷走。我抵抗过，挣扎过。巨浪有时将我冲上河岸，待潮水一起，便重又将我卷走。我再也来不及思考，来不及行动。结果只得听凭摆布。我的身子被冲洗干净，起了变化。我今天要告诉你们的事情发生在遥远的过去，可是我对一切都记得那么准确。如果我采用一些形象的比喻，那是因为我们彼此还不了解。你们将会看到，在我那所房子里，言词落地，犹如滴滴酸液。我对此有所了解：我的皮肤就是见证。不过现在不谈这个。门将一扇扇打开，也许不按顺序，不过我对你们的要求是紧跟着我，不要急躁。我们本身就是时光的体现。它刻在我们脸上，存在于我们的沉默与期待中。我们切莫辜负忍耐和等待的时光吧。”

## 二 命运之夜

在那被誉为神圣之夜的斋月的第二十七个夜晚——那伊斯兰教经典中传说决定人们命运的“圣临”之夜，我那生命垂危的父亲将我叫到床头，还了我自由。他就这样解放了我，犹如当年奴隶主解放奴隶一般。家里没有别人，屋门上了门。他低声向我诉说着。死神就在近旁，在这间只燃着一支蜡烛的昏暗的房间里徘徊。夜色渐深，死神步步逼近，渐渐掳走他脸上的血色。仿佛有一只手摸过他的额头，洗净了生命的足迹。他神色坦然，和我直谈到东方破晓。召唤人们祈祷和诵读《古兰经》的声音不绝于耳。人说这一夜属于孩子们，他们自视为天使或不受命运摆布的天堂小鸟。他们嬉戏街头，其喧嚷声与穆安津<sup>1</sup>那为使真主听得更真切而在话筒前声嘶力竭的喊叫声混成了一片。父亲露出一丝笑容，仿佛在说这个可怜的穆安津只会背诵《古兰经》，而对其实质却一窍不通。

我坐在床脚一个靠垫上，与父亲头挨着头。我听着他讲，不去打断他。

我的脸颊感觉到他的呼吸。他呼出的恶臭气息并不让我讨厌。他喃喃地说道：

“你知道吗，今天夜里任何一个孩子都不应该死去，不应该受苦。因为‘今夜胜过百年’。他们在那儿准备接待上天派来的天使。‘天使和神灵今夜降临人间，秉承真主的旨意，来到凡间处理诸事。’这是

---

1 穆安津：在清真寺尖塔上报祈祷时间的人，原意为“宣告者”。

圣洁的夜，但孩子们却一点也不纯洁。他们甚至是可怕的。如果说今夜属于他们，它也属于我们，属于我和你。这将是第一夜，也是最后一夜。斋月的第二十七夜适宜于忏悔，大概也适宜于宽恕。不过天使就要来到我们中间整顿秩序，我必须谨慎从事。我要在他们干预之前还事情的本来面目。表面看来他们天真烂漫，但有时也会铁面无私。整饬首先必须承认谬误，正是这可恶的幻觉，使我们全家陷入了厄运。给我一点水喝，我喉咙干得很。告诉我，你多大了？我都不会数数了……”

“快二十岁……”

“欺骗了二十年，最糟糕的是骗人的是我，而你是无辜的，无辜的，或者几乎是无辜的。遗忘最终已不再是一种嗜好，而成了一种病态。原谅我，我是想把从不敢向别人吐露的实情告诉你，连你母亲也蒙在鼓里。哦！我尤其不想让你母亲知道，她是一个没有个性的女人，整天愁眉苦脸，只知一味顺从，真叫人厌烦！她总是唯唯诺诺，从不违抗，不过她的沉默孤寂本身就意味着反抗。她从小所受的完全是怎样当贤妻良母的正统教育。我认为这很正常，也很自然。也许她的反抗表现为暗中报复：她一次又一次地怀孕，接二连三地给我生女儿，用一大堆不受欢迎的丫头来折磨我；我忍受着；我放弃祈祷，拒绝接受她强加于我的一切。每遇上清真寺，我不是去履行每日五礼拜的仪式，而是着手考虑一些复杂的计划来摆脱这种谁也不幸福的困境。今天我向你承认我曾经起过谋害的念头。在象征德行和宁静的圣殿里产生邪念，这种做法使我兴奋异常。我反复琢磨怎样才能干得漂亮。啊！我邪恶但又懦弱。可是邪恶容不得懦弱。若要阴谋得逞，就不能畏首畏尾，左顾右盼。可是我却迟迟疑疑。当斑疹伤寒在这一带流行的时候，我试图将瘟神引进家门。我不让你母亲和姐姐接